

明末清初小说选刊

吴江雪



春风文艺出版社

.4

本书出版说明

《吴江雪》，原书缺封页，不详其题署。目录分册，正文分卷、回。各回为四、五、六、七字数不等双句回目。每卷首叶题“吴中佩蘅子著”。正文半叶八行，行二十二字。

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列之为才子佳人小说之首，郑振铎认为此书著于明。据考，此书当著于清初，刊刻于康熙年间。附校点者论文于后。

春风文艺出版社

目 录

一卷

第一册	清闺约法 训子奇方……………	1
第二册	丘宜公鱼龙莫辨 江信生猫鼠同眠……	4
第三册	江信生童年入泮 陆氏母分付进香……	8
第四册	吴小姐精通翰墨 雪婆子轻拨春心……	10
第五册	江湖还愿结良缘 吴媛进香遇佳偶……	20
第六册	佳人有意怜才 才子多情求配……………	31

二卷

第七册	老夫人虚联姻契 小秀才实害相思……	39
第八册	良友强为拉分 奸人遂致成仇……………	46
第九册	小姐密传心事 雪婆巧改家书……………	50
第十册	江湖看情书 弄儿施巧计……………	60
第十一册	丘石公巧骗分金 江信生透知奸计……	66
第十二册	巫女有心荐枕 楚襄无意为云……………	73

三卷

第十三册	柳婆子归家设计 丘石公伪写情书……	78
第十四册	吴小姐聪慧辨奸 老雪婆坐衙鞠贼……	84

- 第十五册 雪婆走报江郎 侠友义锄贼子……91
第十六册 男扮女江生暂会 父从军小姐远行… 101
第十七册 献赫腾军乐迎亲 李素芳悟禅解脱… 116
第十八册 吴媛姝示剑守贞 老雪婆强争大义… 120

四卷

- 第十九册 献平远奉旨求婚 吴参军抗疏回主… 124
第二十册 彩舆迎婿 寇警抗师…………… 127
第二十一册 贞女子预识兵机 莽将军错掳艳色
…………… 131
第二十二册 王师败绩 智士扁舟…………… 136
第二十三册 多情种哭奠招魂 老雪婆远行通信
…………… 141
第二十四册 江潮联捷朝天 圣旨恩荣归娶…… 147

附录:《吴江雪》和才子佳人小说…………… 153

第一回

清 闺 约 法 训 子 奇 方

海棠凝媚愁春雨，最是销魂蜂蝶死。少女轻妆目如水。步步生春，盈盈十五，无限深情处。少年□□□无儿，一刻千金争似此？流水落花和泪数。宋□□，东墙愁绪，千古还如许。

右调《青玉案》

这一首词，乃伤心之作。到了春光艳丽，东风醉人〔时节，尚〕且销魂欲死。况于怀春女子，风流子弟，能不伤怀。大凡男女到了十五六岁，自然别有一种幽情，难向人说。男子交游酬酢，犹有放下念头时节。女子却深处香闺，一有他念，随你拈针刺绣，女伴嬉游，时时形之寤叹，不能释之于怀。所以，为父母的要揣知男女心事，预择年貌相称的对头，缔结丝萝。一至当婚及笄时候，即为牵绶红丝，过门配合，使少年夫妇，琴瑟静好。男无宋玉东墙之事，女绝司马琴心之托，便是家门之幸，父母之乐。

说话的，你却差了。〔这〕有室有家之愿，为父母者人人有之，难道除此婚配之外，别无防范子女之法？况婚配亦在及时，难道未婚配以前，任他优游过日，并无约束之方

了？吾且慢慢说来，为天下训子女者详哉言之。

大凡生子，甫离襁褓，出就外传。便是知识初开时候，就要把孝悌忠信四字，委曲讲明；晓得天下无不是的父母，有当敬的兄长；立心务要诚实，出话不可虚诞。自此循循做去，自然心体和顺，志气清朗，日后犯上作乱之事，自然永绝了。所以，不烦忧楚，自然畏服；不待告诫，自尔奉令承教。此训子之法，也算极简易的了。若防闲女子，比训子更费周折。幼时教他日事针指，娴习女仪，自不必说。一至六七岁时，就要加防闲。其防闲之法，大约有十难：第一，须内外清肃，不许外人入内；第二，要闺范严厉，不许女子出外；第三，俊仆妾童，不许令他常见；第四，远房兄弟和那表亲，不可令他亲热。那些中表兄弟，自从三四岁时一同嬉戏，过了数年，各有十二三岁了，父母也不觉碍目，他也不避怀疑，其或男爱女的姿容，女慕男的风流，在人面前倒装做一个木瓜的模样，心里两相情愿，往往做出事来，若娇红之与申生，不一而足；第五，三姑六婆，不许他入内，那些三姑六婆，极易哄动这些女子，骗他财物，坏他声名；第六，伤春词曲，不可令他观看；第七，不正之妇，不可同他作伴；第八，不可容他拈弄笔墨；第九，不可纵他看戏；第十，不可放他出外烧香。此十件事，在下如何今日细述？只因后面有一个绝色女子，为了出去烧香惹出事来；亏了后来立志刚决，失之东隅，收之桑榆。也亏所订男子，金石不渝，直至流离颠沛，不变初心，日后泥金报捷，奉旨赐婚，却将一床锦被遮过了，不致为人评论笑骂，反起人之羡慕赞叹。容在下铺叙始末，以成全传。正是：

闲将往事漫评论，
多少风流事罕闻。
先把庄言垂训诫，
愿君莫负此殷勤。

总评： 未入正传，先以庄言正论弁诚简端，便见此言有关世教，非志奇导淫者比。

第二回

丘宜公鱼龙莫辨 江信生猫鼠同眠

南国莺花今更美，东风吹彻垂杨缕。惊眸万卉纵争妍，终古不磨情字耳。吴儿吴女多迁次，一样风流真绝世。天公难道竟无情，不使玉人成一处。

右调《玉楼春》

话说前朝，苏州府府城内柏梁桥，有一大姓，姓江名渊字启源，是个府学秀才。当初原是徽州户籍，迁在苏城已有十数代了。到了江启源这一代，家事虽有二三千金，只是艰于子嗣。自从娶了陆氏夫人，年近四旬，尚无一男半女。他夫妻两人，各处去烧香求子，直至四十一岁上始得一子。因在支硎山烧香回来怀娠，取名观郎。生得眉清目秀，资性聪明，夫妻两口爱如掌上明珠。六岁上边，出不多几个痘子，就独延一位先生教他读书，取名江潮。那江潮，一教就会，讲去就明，恰象读过的一般。父母与先生欢喜不胜。到了十二岁，辞了这位先生，另请一个秀才与他开笔。江潮颖悟非常，破承开讲，一挥而就，都是先生想不到的意思。先生大加称赏，江启源也暗暗喜欢，只不在儿子面前过誉，只恐小孩子家，长了他的志竟要自满，学问反不能大进。到了十四

岁，就成锦绣文章。先生对江启源道：“令郎这样笔力，异日定成大器。只是小弟所学有限，他如今已是青出于蓝了。若是学生再叨承乏反误了令郎学问。如今东翁须拣一位饱学的名士教他，方为有益。”江启源道：“先生说那里话，小儿甫得成篇，皆赖先生教导之力，正要时聆训教，点铁成金，如何就说辞别起来。”先生再三不肯。江老口里虽如此说，心下也要易师，只作顺水推船。此时冬节已近，江老分付家中备了盛酌，款待先生。殷殷勤勤递了先生的酒，当谢师辞别筵席。停了一日，先生要归。启源封了束脩，兼备六盒盛礼，父子送先生直至舟次。先生下了船，江老就别去了。那江潮又立了半晌，直到那船望不见，方才回去。这是他师、弟十分相得，聚首数载，时刻不离；在先生，久馆思归，临别之时未必有依依顾恋之态；在江潮，平日仰赖先生训诲，犹如至亲骨肉一般，一旦分离，何等凄惨，又不敢向先生说，只觉得眼泪汪汪。

看官，你道世间弟子待师之谊，都是一般的么？恐怕只有一个江潮情厚了。还有学生子怨着先生，做道诗道：

本是离笼鸟，
翻成入槛猿。
几时方离别，
坐破此青毡。

又有一个伶俐的道：“不好，不好，待我作一首好的。”说道：

世间恶物死即没，
惟有先生死又出。
若要我们快活时，
直等死了掐不入。

众人齐声问道：“什么叫做掐不入？”那学生道：“掐不入者老也。”原来吴中的乡谈，父亲叫做老官；匏瓜瓠子老了掐不入，就摆来做称呼父亲的雅号。那学生子的意思，道先生死了一个又换一个，再死不尽的；不如老子死了，不清先生，我们方才快活。这句话，是我耳朵里亲听得。这样学生子也是师徒，如江潮这样，世间绝少。

闲话休题。且说江潮，自从先生去后，终觉散淡了些。只是那江老的相识甚多，那荐先生的荐书，雪片也似的送来。江老一概不允。只有自己素所信服的一个府学中廪生秀才，姓丘名隐表字宜公，住在白蝠子巷，也是当时数一数二的名士。江启源自己去拜了他，然后央个友人去说。那丘宜公见江家请他，学生一人，束脩不薄，满心欢喜。外面假说道：“今年先是李阁老先生央人来聘，不期张阁老先生也来求聘，都说脩仪六十两，节仪在外。学生因先应承了李府，未曾应允张府，为此两家争聘。我学生思忖起来：允了李老先生，恐张老先生见怪；允了张老先生，李老先生面上又觉欠情。因此两家都辞了他，宁可自己少了几两束脩，也是小事。今既承江启老盛情，学生情愿比张、李二府少了二十两，就了他罢。”那人回去，与江老说知，江老大喜，随即

写帖，谨具聘金二两，薄脯三十六金，按节奉上，择了正月十六吉日到馆，就央这位朋友同了家人送去。丘先生受了聘金，留这位朋友与江便吃了一盞空茶，送了出门。到了十六日，江老分付，唤了一乘暖轿，两个家人，到白蝠子巷去请了丘相公来。那丘先生比了前边的先生阔了一分。那江老也比旧先生加意一分了。少不得备酒接风。

过了几日，先生见江潮文字有了六七分学力，倒有十二分的才情，也不消把经书讲究了，只把几篇新时文讲讲。江潮先已透知脉理，先生大加赞赏，把江潮不当学生子看承，竟似相资朋友看待，起他一个表字，叫做江信生。谁知江信生还是十五岁的孩子，笔路虽好，那孩子气未脱。前番先生是从幼儿管下他的，自然服服帖帖。那丘先生，不但不加声色，反与他嬉笑，朝夕信生长信生短，与他猫鼠同眠；才学虽比起先的略高了一分，功课一些也没有了。江潮十分恭敬，比那前番先生的待法，大不相同。这叫做：

俗人念佛不信，
和尚放屁有缘。
始觉认真无益，
不始随方逐圆。

总评： 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也。子嗣亦如是耶！大士果灵感！若此，则人人去佞佛媚鬼矣。丘先生做作，精神酷似。至于宾主世故，尤形容毕肖。

第三回

江信生童年入泮^(注) 陆氏母分付进香

莺花呈媚，春光欲滴，童稚风流秀色。嚶嚶出谷舌
羞簧，香翰洒，泮芹轻摘。支刚名景，慈悲法力，欲报
金珠不惜。叮咛至在与娇儿，多拜观音恩德。

右调《鹊桥仙》

光阴易过。到了冬间，县考童生。江潮去考，县中取了
第一名案首。府考，取了第十一名。到江阴去，提学准准也
取了第十一名。并无一些线索，是真正真才入学了。江老夫
妇欢喜不胜，就送十两纹银、一席酒钱，谢了丘先生。只道
是他的功德，前番的先生再不提起了。

江潮自从进了学，先生也或来或去。江潮又结交了一班
同进学的少年朋友，名为会文，日日出去顽耍。先生再不嗔
责，父母又道他进了学，已是争气了，也不十分管他。过了
残冬，来年加了束脩十四两，共五十两，原请丘宜公；比了去
年，江老愈加恭敬，先生越把学徒放松了。

一日，江潮的母亲陆氏，对江潮道：“我与你父亲半世
为人，庸庸碌碌，四十岁上边还没有儿子，直到四十一岁
上，感观音大力有灵，烧着了一炉香，归来就怀了孕，生下

你来。故此，我与你父亲，自周岁时就抱着你，夫妻三口，年年往支硎山还愿。你六岁时，那年桥边出痘的甚多，我许了大士白绫长幡一对，保佑你痘花无恙。果然你出不多几个痘子，你面上身上，疤痕儿也没有半个。上年冬间，你将去考的时节，我请了观音纸马，供养在家，虔诚祈祷，许了个愿心。若得微幸进学，情愿喜舍真珠缨络一副，照前绫绉宝幡一对。果然，又感大士有灵，竟得进学。每年间，我同你父亲三口儿去拜谢佛天。今年，我们两个都是望六的人了，头眩眼花，不堪跋涉，你独自去还了愿心罢。”江潮听说，道：

“母亲年年同去，为何今年要儿独往？老人家正该出去看看春景，寻些快活，怎么倒要住在家里？”陆氏道：“虽是你的好心，我们两个近日身子都疲倦得紧，实是去不得了。你去替我多拜几拜，待我们两个到得六十岁上边，再同你去拜谢便了。”

江潮见母亲执意不去，只得唤下船只。陆氏备了香烛等物，并真珠缨络一副，彩绫宝幡一对，择了三月十六日到山。有诗为证：

为感支硎应所求，
岂知年少爱风流。
至今南国多花柳，
扩作离人一段愁。

注：原题“江信生髫年入泮”，依目次改。

第四回

吴小姐精通翰墨 雪婆子轻拨春心

谁说当年咏絮才，
于今弱婉洵名魁。
春蚕叶尽抽丝巧，
晚燕泥轻刷羽回。
南国美人今孰是，
西川才子肯重来。
蜀禽血染江枫冷，
纵系春心忍作灰。

不说江潮往支硎进香至期。且说苏州府城內洛神桥有个旧族，姓吴名洲字涵碧，贡生出身，做了一任蓝田知县，辞职归家。年逾六十并无子嗣，只生得一位小姐，名唤逸姝，单讳一个媛字。生得莹润如白玉碾成，明媚如鲜花妆就。不但女工精熟，又且诗赋入神。年方一纪多三载，恰吴望望十五时。有词为证：

轻盈绰约，从容态度何曾学？多情秋水涵寥廓，一
〔缕〕凝香，恍似天边落。牡丹怯雨烟为幕，亭亭仙子

初临洛。愁人一顾魂销却，无限幽情，莫使成耽搁。

右调《醉落魄》

这吴知县与夫人李氏，过于珍重，视女如明月之珠，连城之璧，不是过也。从幼儿请女先生教他识字，吴小姐资质聪明，五岁上边，女孝经、女小学都通本背过；七岁即会吟诗，虽未精工，却也清雅不俗。吴涵碧原是个老学，最喜吟诗作赋。见女儿有此才情，道女先生识字有限，便自己朝夕与女儿把四书五经讲究。他也还指望娶妾生子，谁知连娶二妾，绝无影响。吴涵碧叹口气，只索休了念头，单把那如花似玉、最聪明的小姐朝夕训海。到了十三四岁，诗词歌赋件件精通，字儿又学就了卫夫人的笔法；春笺红叶题咏来都是不经人道的。涵碧见了，十分赞叹，只是不好向外人表白。

一日，吴老因朝中有个献蛟都督立了军功，朝廷封他为定远侯，闻得吴涵碧大名，聘他到京，要作一篇祝功颂，吴老坚辞不去，被他奏闻圣上、来召，着为幕府记室。莫奈何，只得别了妻女，往京中去了，止留夫人、小姐与侍婢晓烟、轻绡、非雾在家过日。

一日，晓烟这丫头，对着小姐喜孜孜细看。小姐笑道：“痴丫头，怎么目不转睛的只管看我，是何缘故？”晓烟含笑：“我爱小姐的娇容，真正天姿国色；眉目之间，一段秀色可餐，令晓烟也销魂欲死。不知后日何郎侥幸，得配仙姿？”小姐嗔责道：“这是什么话，怎就这样没规矩！我与夫人说了，打你这贱人下截来！”晓烟跪着道：“小姐平日仁慈，故此晓烟敢如此说。若晓烟得罪，小姐自加责罚，不

要禀着夫人罢。”小姐道：“你这言语憨直，我因此要认真。如今且饶你一次，日后再不可如此。”晓烟见小姐气平，立起身来道：“西园有一株西府海棠，目今盛开。待晓烟折取一枝供在妆台，小姐作诗一首，以纪春闺幽思如何？”小姐道：“你去折来。”晓烟道：“今方三月初旬，芳菲满院，香气凝烟，不但千红万紫，又兼燕语莺啼。我和小姐日日闲守兰房，只恐虚度光阴，有辜春景。意欲请小姐到园中赏玩片时，未知小姐意下如何？”小姐道：“女孩儿家未可轻易闲游，须要禀过夫人，方好走动。”晓烟遂去禀明夫人。夫人命小姐的乳娘柳婆，伴小姐园中去。又分付管园的老儿，一概童仆男人，不许混入园内，让小姐进去游玩。

小姐和晓烟，欢欢喜喜同乳娘进了花园。轻移玉趾，转过几带竹屏风，都是蔷薇、木香、牵满，香气袭人。到了藕池边，步到石桥上，看见金鱼无数，在绿藻中戏波吹沫。小姐凝眸注视良久，赏玩移时。小姐道：“回去了罢。”晓烟道：“小姐忘记了，还要到南亭上折西府海棠来。”小姐闻言，方要同去，隐隐见花丛中一个老姬，两个丫鬟，在那里夺花喧笑。小姐行到相近，认得是穿珠点翠的雪婆，两个丫鬟就是老夫人身边的轻绡、非雾。三人见了小姐，拥向前来。雪婆道了万福，小姐略略答礼。雪婆道：“小姐多时不见，一发长成得天仙一般样了，为何老身常常造府，不得见小姐芳容？失于恭敬。”小姐道：“我每常只在闺房刺绣，并不轻离寸步。就是老爷夫人那里，分付也不消问安视膳，所以准月日不出房门，婆婆何由得见。”雪婆道：“老身今早到府，承夫人留吃中饭，同两位姐姐到此折花，不想得见

小姐，是老身有幸了。”口里说话，已随小姐行至海棠花下。小姐看那花正在含蕊之时，枝枝鲜灼，嫣然凝媚。小姐正在注目间，那两个婆子与三个丫鬟，互相争折，大家攀折一枝。小姐接晓烟这一枝在手，细玩不已。雪婆道：“海棠虽娇媚，那里及得小姐的玉容，比花还胜百倍。花也造化，得小姐的春纤亲执，玉容把玩，花若有知，也应含笑相对。”晓烟道：“雪娘休得胡言，只恐恼了小姐哩！”雪婆道：“我是实话，小姐难道倒恼起来？”晓烟道：“方才在绣房中说了小姐标致，他嗔怒得了不得。”雪婆道：“小姐是慈善的，决是你自己不是，触怒小姐。”说话间，小姐道：“进去罢。”众人都跟了小姐进了后门。

众人往夫人那边去了，雪婆竟随了小姐进了香房。小姐叫他坐了。雪婆道：“小姐你生在做官人家，珠围翠绕，文墨精通，第一花容，世间绝少；西子再生，杨妃复出，也当拜在下风。但是百年之后，必得状元官人，非常福分通天才学，方才配得小姐。此等大事，本不可轻易的。只是小姐这般天容德性，日日兀坐闺中。当此春光易过，可不埋没了人。”小姐道：“雪婆婆说那里话。我自长了十五岁，并不晓得外边光景，想来也没有什么好处，与家中总是一般，有甚埋没。”雪婆道：“你这样老成，老身也从不曾见。李阁老的小姐，张状元的夫人，前日都兀坐不过，唤了画船，在支硎山随喜，抵暮方回。那两家老爷都不嗔责他，倒说道：

‘人生一世惟年少，一岁春光有几时？’反叫他到灵岩、邓尉诸山，胜境都游到哩。那李阁老的二小姐，年纪比小姐倒长一岁，才貌也是绝世。前日也是老身陪伴了他到支硎山游